

粤语疑问句末“先”字的句法特点*

邓思颖

提要 本文从句法学的角度探讨粤语疑问句末加强语气的“先”的语法特点,并且提出证据支持句末助词的分析。加强语气的“先”只出现在疑问句的母句里。句法上属于第二类句末助词,跟表示先后的副词“先”并不一样。

关键词 先 句末助词 疑问句 副词 句法 粤语

1. 引言:文献中“先”的分析

香港粤语的“先”[sin⁵⁵]能够出现在动词短语的后面,明显地跟普通话的副词“先”的词序不一样^①。粤语“先”的这项特点,一直是粤语语法研究经常讨论的焦点。综合文献中的观察,动词短语后面的“先”有几种用法,以下只介绍其中的两种^②。

第一种是表示时间、次序的先后,例如(1)的“先”。一般认为粤语这个“先”可以对应为普通话的副词“先”,因此,(1)的“先”往往理解为副词/状语后置现象。这种现象在粤语语法和汉语方言语法的文献里经常提及,成为粤语“后置”特点的一个例证。这个“先”在下文简称为“先后的‘先’”。

(1) 你行先。(你先走。)

动词短语后面“先”的另外一种用法出现在疑问句里,有一种加强疑问句语气的作用,跟时间先后没有直接的关系。像例(2)里的“先”跟先后意义无关,绝对不能翻译为普通话谓语的副词“先”:“*谁先最漂亮”。这个“先”在本文简称为“加强语气的‘先’”。

(2) 边个最靚先?(到底谁最漂亮?)

有关这个加强语气的“先”,就我所见,过去的讨论并不多。

郑定欧(1990:190)认为这个“先”是一个句末助词,要求获得进一步的、补充性的信息。后来他补充认为“先”是一个语气词,表示不满、劝阻、质疑、建议、要求说明等(郑定欧,1997:243)。

麦耘(1993:67)认为上述所讲的“先”属于时间助词,表示先弄清楚某一种情况,别的情况以后再说,要求对方“先把某事情讲清楚了再说”的意思^③。

蔡建华(1995:69-71)指出,当“先”用降调重读且拖长音时,是表示“深究”,主要出现在问句中。

* 衷心感谢蔡建华、方小燕、黄乃辉、黄正德、陆镜光、彭小川、张洪年等先生就本文内容跟本人进行有益的讨论,并感谢《中国语文》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本文初稿曾于“第九届粤方言国际研讨会”(澳门,2003年12月)上宣读,本人感谢与会学者的提问。当然文中错漏与上述诸位无关。本研究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经费G-T540的部分资助,一并致谢。

张双庆(1997:261)认为这个“先”表语气,用作语气助词,表示“到底”的意思。按照意义上的分析,它是属于整个句子的,不只是修饰谓词。曹志耘(2002)在讨论粤语后置的“先”时,也介绍了张双庆(1997)的讲法。

陆镜光(2002)按照话语分析,把这个“先”分析为一个话语标记,它的作用是把说话人的问题提到当前对话议程的首位,请对方先考虑或者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综合上述各学者的意见,这个加强语气的“先”,语音一般拖长;语法地位是“句末助词、语气词”;功能上用作加强提问的语气,跟普通话“到底”的意思差不多,“先”或许带有质疑、不满、不耐烦等味道。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加强语气的“先”在句法上属于句末助词,但他们的考虑往往纯粹依据“先”的意义来判断,并没有提出句法上的论证。本文的工作就是希望从句法学的角度探讨粤语“先”的句法性质,并且提出证据支持句末助词的分析。

2. 加强语气的“先”出现的句法条件

用于加强语气的“先”,它的出现条件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条件,这个“先”只出现在疑问句里。比较下面(3)和(4)这两句,我们就会发现疑问句(3)的“先”可以有一种加强语气的作用^④,至于陈述句(4)的“先”只表示时间先后的意思。(5)是感叹句,(6)是祈使句,加强语气的“先”都不能出现在这些句子里。

(3) 边个去先?(到底谁去?) (疑问句)

(4) 佢去先。(他先去。) (陈述句)

(5) 佢好叻嚟(*先)!(他很聪明啊!) (感叹句)

(6) 搬走个箱吖(*先)!(搬走那个箱子啊!) (祈使句)

允许这个加强语气的“先”的疑问句类型包括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

(7) 边个去先?(到底谁去?) (特指问句)

(8) 饮奶茶定咖啡先?(到底喝奶茶还是咖啡?) (选择问句)

(9) 你去唔去先?(到底你去不去?) (反复问句)

至于用否定词“未”[mei²²]来发问的反复问句也允许“先”的出现。

(10) 食饭未先?(到底吃饭没有?) (反复问句)

并非所有疑问句都接受这个“先”,不允许“先”的疑问句包括用句末助词发问的是非问句、回声问句(echo question)、反问句和语调问句(intonation question)。(11)的“呀”[a³³]是一个用在是非问句里的句末助词,(12)的“话”[wa³⁵]是一个用在回声问句里的句末助词,反问句(13)的“唔通”可以对应为普通话的“难道”,(14)的“↑”代表一个上升的语调。

(11) *佢最靚呀先?(*到底她最漂亮吗?) (是非问句)

(12) *边个最靚话先?(到底谁最漂亮?) (回声问句)

(13) *唔通佢最靚先?(*(难道)到底她最漂亮吗?) (反问句)

(14) *佢最靚↑先?(*到底她最漂亮?) (语调问句)

第二个条件,加强语气的“先”只出现在母句(matrix sentence)里。嵌套小句(embedded clause,如“主语从句”和“宾语从句”)、关系小句(relative clause,或称为“定语从句”)、从属小句(subordinate clause)都不允许这个“先”的出现。(15)的“先”出现在位于主语的小句内,属于嵌套小句,(16)的“先”出现在关系小句里,(17)的“先”位于复句的从属小句里,这些例子都不能接受。

- (15) * [边个最靚先] 系一个神话? (到底谁最漂亮是一个神话?)
 (16) * [边个写先] 嘅书最好睇? (到底谁写的书最好看?)
 (17) * [因为边个做咗老板先,] 你好开心? (到底因为谁当了老板, 你很开心?)

3. 加强语气的“先”是句末助词

按照语义和句法的考虑, 粤语的句末助词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句末助词跟时间或者焦点有关(时间/焦点助词), 例如(18)表示完成的“喇”[la³³]、(19)表示刚过去的“嚟”[lei²¹]、(20)表示限制焦点的“咋”[tʂa³³]; 第二类句末助词主要跟句子的语气有关(语气助词), 例如(21)表示疑问的“啊”[a³³], (22)表示反问的“咩”[mɛ⁵⁵], 用在回声问句(23)的“话”[wa³⁵], (24)表示感叹的“啫”[pɔ³³](邓思颖, 2002)。

- | | |
|-------------------------|---------|
| (18) 佢食咗饭喇。(他吃饭了。) | 第一类句末助词 |
| (19) 我洗车嚟。(我刚洗车。) | |
| (20) 佢睇一本书咋。(他只看一本书。) | |
| (21) 你想睇边本书啊?(你想看哪本书啊?) | 第二类句末助词 |
| (22) 小明会去咩?(小明会去吗?) | |
| (23) 你食乜话?(你吃什么?) | |
| (24) 佢好叻啫!(他很聪明啊!) | |

此外, 在句法上, 第一类句末助词必须出现在第二类之前, 例如(25)和(26):

- | | |
|-------------------------|-------------|
| (25) 佢买楼喇咩?(他买房子了吗?) | (第一类 > 第二类) |
| (26) *佢买楼咩喇? *(他买房子了吗?) | (第二类 > 第一类) |

按照这个粤语句末助词的分类, 我们发现, 加强语气的“先”只能跟表示时间焦点的第一类句末助词一同出现, 例如表示时间的“嚟”、表示焦点的“嚟喇”[lei²¹ ka³³]; “先”不能跟第二类句末助词连用, 例如表示疑问的“啊”:

- (27) 你正话食咗乜嘢嚟先?(到底你刚才吃了什么呢?)
 (28) 呢啲系乜嘢嚟喇先?(到底这些是什么?)
 (29) *你食咗乜嘢啊先?(到底你吃了什么啊?)

根据这些特点, 我们认为如果加强语气的“先”是一个句末助词, 它应属于表语气的第二类句末助词。这个结论的优点, 是可以从句法的角度解释上述有关“先”出现的一些条件。

首先,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加强语气的“先”不能出现在某些疑问句中。上文提及加强语气的“先”不能出现在用句末助词发问的是非问句和回声问句中。“先”不能出现在这些句子中的原因是, 作为第二类句末助词的“先”跟其他表示语气的第二类句末助词占据同一个句法位置, 互相排斥。如:

- | | |
|--------------------------|--------|
| (30) *佢最靚呀先? (*到底她最漂亮吗?) | (是非问句) |
| (31) *边个最靚话先?(到底谁最漂亮?) | (回声问句) |

至于语调问句, 例如(32), 句中有一个上升的语调(用“↑”来表示)。按照句法理论的分析, 这个上升语调在句法上也占有一定的位置, 可以分析为一个句末助词, 属于第二类句末助词(Tang, 1998)。

- (32) 佢最靚↑?(她最漂亮?)

如果把上升语调“↑”分析为第二类句末助词是正确的话, “先”不能出现在语调问句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 “先”和“↑”同属于第二类句末助词, 在句法上占据同一个位置, 互相排斥。

(33) *佢最靚↑先? (*到底她最漂亮?) (= (14))

同样的解释可以应用在反问句里。粤语的反问句有一个上升语调的句末助词“↑”,这个上升语调也可以用句末助词“咩”来代替。因此,“↑”和“咩”应该有同样的句法地位。

(34) 唔通我去↑?(难道我去?) (35) 唔通我去咩?(难道我去吗?)

下面句子的不合语法是由于“先”和表示反问的第二类句末助词“↑”和“咩”互相排斥。

(36) *唔通我去↑先? (37) *唔通我去咩先?

上文提及“先”可以跟“未”(没有)一同出现,如(38)(即例(10))。虽然句末的“未”表面上有疑问的作用,但实际上它表示时间意义。按照句末助词的二分法,“未”应该属于表示时间的第一类句末助词。“未”和“先”在句法上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并没有互相排斥,因此,“未先”连用不是问题。

(38) 食饭未先?(到底吃饭没有?)

下面的例子可以支持我们这个看法。“未”可以跟第二类句末助词一同出现,例如(39)的“啊”[a³³]。相反,“未”不能跟任何的第一类句末助词连用,例如(40)的“嚟”。因此,“未”应该属于第一类句末助词。

(39) 食饭未啊?(吃饭没有?) (40) 食饭(*未)嚟(*未)?(刚吃饭(没有)?)

把加强语气的“先”分析为第二类句末助词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从句法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这个“先”只出现在母句里。粤语正如普通话一样,所有表示语气的第二类句末助词只出现在母句里(Tang, 1998)。比如说,粤语的“嘍”是一个表示感叹的第二类句末助词,下面的例子显示了这个句末助词不能出现在(41)的位于主语的嵌套小句、(42)的关系小句和(43)的从属小句里。

(41) *[佢最靚嘍]系一个神话。(她最漂亮(*啊)是一个神话。)

(42) *[佢写嘍]嘅书最好睇。(他写(*啊)的书最好看。)

(43) *[因为佢做咗老板嘍],你好开心。(因为他当了老板(*啊)你很开心。)

如果加强语气的“先”跟“嘍”一样,同属第二类句末助词,那么,我们在前文所见“先”只出现在母句的现象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见例句(15)至(17),重复如下)。

(44) *[边个最靚先]系一个神话?(到底谁最漂亮是一个神话?)

(45) *[边个写先]嘅书最好睇?(到底谁写的书最好看?)

(46) *[因为边个做咗老板先],你好开心?(到底因为谁当了老板,你很开心?)

至于在第一类句末助词当中,表示完成意义的“喇”[la³³]却不能跟“先”连用。

(47) *边个饮水喇先?(到底谁喝水了?)

我们认为(47)的不合语法主要跟句子的语气有关。句末助词“喇”只能用在陈述句中,(张洪年,1972)下面的例子证明了“喇”跟疑问语气不相容。

(48) *边个饮水喇?(谁喝水了?) (49) *你有冇饮水喇?(你有没有喝水了?)

一方面,“喇”只出现在陈述句中,而另一方面,“先”要求句子必须是疑问句,因此,句子类型和语气上的冲突造成了(47)的不合语法。

除了“喇”以外,另一个不能跟加强语气的“先”连用的第一类句末助词是表示限制焦点的“咋”[tsa³³]。

(50) *边个饮水咋先?(到底谁只喝水?)

我们认为(50)的不合语法应该跟语义(限制焦点)无关。(51)和(52)显示了加强语气的“先”依然可以跟表示限制焦点的副词“净系”(只是)或者表示限制焦点的述语助词“得”(只)

一同出现。

(51) 边个净系饮水先? (到底谁只喝水?)

(52) 边个饮得一杯水先? (到底谁只喝一杯水?)

(50)的不合语法应该是句法和音韵的问题,特别是句末助词“咋”的问题。我们假设“咋”已经包含了两个句末助词,即包括一个短元音的焦点助词($t\text{sa}^3$)和一个语气助词 $[a^{33}]$ ，“咋” $[t\text{sa}^{33}]$ 只不过是这两个助词的合音 $[t\text{sa}^{33} + a^{33}]$ 。

由于粤语的韵母必须由两个莫拉(mora)组成(Yip, 1992)^⑤,只占一个莫拉的短元音 $[e]$ 在粤语不能单独作为韵母。换句话说,粤语的韵母要么是一个长元音(包括复元音),要么有辅音韵尾(例如鼻音和塞音)。只有一个莫拉的 $[t\text{se}]$ 为了符合这个规定,一个方法是跟后面的第二类句末助词 $[a^{33}]$ 合并,把元音拉长,成为一个由两个莫拉组成的音节 $[t\text{sa}^{33}]$;另外一个方法是把后面的第二类句末助词的辅音声母复制过来,作为自己的辅音韵尾。比如说,在(53)的“咋囉”和(54)的“咋咩”连用时,前者必须读成 $[t\text{sep}^{33} p\text{o}^{33}]$ (不能是 $*[t\text{sa}^{33} p\text{o}^{33}]$),而后者必须读成 $[t\text{sem}^{33} m\text{e}^{55}]$ (不能是 $*[t\text{sa}^{33} m\text{e}^{55}]$)。

(53) 我饮水咋囉。(我只喝水。) (54) 你饮水咋咩?(你只喝水吗?)

如果以上假设是正确的话,“*咋先”不能连用是由于“咋” $[t\text{sa}^{33}]$ 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第二类句末助词“啊” $[a^{33}]$,而这个“啊”跟“先”共占一个句法位置,互相排斥。再者,短元音的助词 $[t\text{se}^{33}]$ 不能把“先”的辅音声母 $[s]$ 复制过来作为韵尾,因为粤语不允许 $[s]$ 作为韵尾,没有 $[t\text{ses}]$ 这个音节(试比较上述符合粤语音节结构的 $[t\text{sep}]$ 和 $[t\text{sem}]$)。

4. 一个“先”还是两个“先”?

粤语表示时间先后的“先”出现在句末,跟普通话明显不同,这个现象是粤语语法和汉语方言语法文献经常提及的特点。究竟先后的“先”和加强语气的“先”在粤语里是不是有相同的句法位置呢?它们是不是同一个词呢?为了避免混淆,先后的“先”和加强语气的“先”在本节的讨论里分别称为“先₁”和“先₂”。

我们发现,跟加强语气的“先₂”不一样,表示时间先后的“先₁”永远出现在句末助词(第一类和第二类)之前,正如下面的例子所示。值得一提的是,上一节曾指出加强语气的“先₂”不能跟第一类句末助词“咋”连用;然而,(56)清楚显示了先后的“先₁”和“咋”连用是合语法的。

(55) 佢行先未? (他先走没有?) (时间助词/第一类)

(56) 我饮水先咋。(我只是先喝水。) (焦点助词/第一类)

(57) 佢行先咩?(他先走吗?) (语气助词/第二类)

至于跟谓语的搭配关系,这两个“先”并不一样:“先₂”的作用跟语气有关,而跟谓语的系比较“松”,因而既可以跟表示事件的谓语一同出现(例如(58)的“去”),又可以跟表示状态的谓语一同出现(例如(59)的“最靚”),没有什么限制。然而,“先₁”只能跟表示事件的谓语一同出现(例如(60));表示状态的谓语没有事件过程,谈不上过程先后的问题,因此“先₁”的出现不合语法(例如(61))。

(58) 边个去先? (到底谁去?) (= (3))

(59) 边个最靚先? (到底谁最漂亮?) (= (2))

(60) 你去先。(你先去。)

(61) *你最靚先。(*你先最漂亮。)

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个过去没有人提及过的现象,就是表示先后的“先₁”和加强语气的

“先₂”可以连用,例如(62);或者在它们两者之间插入一个句末助词“未”,例如(63)。值得注意的是,在下面“先₁先₂”连用的例子里,第二个“先”的发音在实际说话时可以稍微拖长。如果第二个“先”的发音拖长的话,这两个“先”的分工就更加明显:第一个“先”是先后的“先₁”,第二个“先”是加强语气的“先₂”。

(62) 边个去先先?(到底谁先去?) (63) 佢食先未先?(到底他先吃没有?)

上文曾指出加强语气的“先₂”只能出现在母句里。我们发现,跟“先₂”不同,先后的“先₁”可以出现在嵌套小句里,例如(64)的主语从句、(65)的关系小句和(66)的从属小句。

(64) [佢去先]有问题。(他先去没有问题。)

(65) [做功课先]嘅细路仔最乖。(先做功课的小孩子最乖。)

(66) [因为佢讲咗先],我有得讲。(因为他先讲,我没法讲。)

(67)的“先”可以不可以理解为在嵌套小句“你去唔去”中,表达“我想搞清楚到底你去不去”呢?对于上述提及“先₂”只能用于母句的讲法,又是不是一个反例呢?⑥

(67) 我想搞清楚你去唔去先。

(67)的“先”可以用于母句,跟动词“想搞清楚”有关,表达了“暂且先做”的意思,意思是“我想先搞清楚你去不去”,应该属于先后的“先₁”的一种用法。如果“想搞清楚”的宾语换成一个名词短语,例如(68)，“先”只能表达这种“暂且先做”的意思。

(68) 我想搞清楚呢件事先。(我想先搞清楚这件事。)

假若我们把(67)句中的“先”分析为嵌套句的一部分,那么,嵌套句的“先”只能分析为“先₁”,意思是“我想搞清楚你是否先去”,不能分析为“先₂”(并非表示“我想搞清楚到底你去不去”)。当嵌套句的“先”和母句的“先”同时出现,例如(69),语感更加明显。第一个“先”(即嵌套句的“先”)只能理解为先后的“先₁”,而第二个“先”(即母句的“先”)表达那种暂且先做的意思。

(69) 我想搞清楚你去唔去先先。(我想先搞清楚你是否先去。)

(70)和(71)在语感上的差异,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看法:前文提及表示状态的谓语不能跟“先₁”一同出现,(71)的不合语法证明了嵌套句内的“先”(即第一个“先”)属于“先₁”而非“先₂”。

(70) 我想搞清楚边个去先先。(我想先搞清楚谁先去。)

(71) *我想搞清楚边个最靚先先。(*我想先搞清楚谁先最漂亮。)

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话,先后的“先₁”和加强语气的“先₂”并不相同,这两个“先”分别位于不同的句法位置。根据这一节的讨论,我们把这两个“先”的主要差异归纳如下:

(72) 先后的“先₁”和加强语气的“先₂”的差异

	“先 ₁ ”	“先 ₂ ”
第一类句末助词(时间焦点)	之前	之后
第二类句末助词(语气)	之前	×
嵌套小句	√	×
谓语的搭配	事件	状态事件/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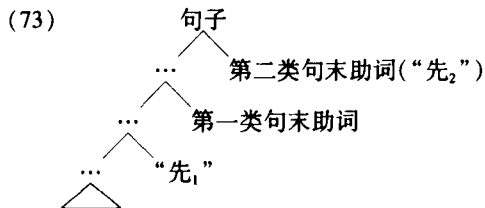
加强语气的“先₂”是一个第二类句末助词,位于句法层次最高的位置,意义涵盖整个句子,管辖范围较广,跟句子的疑问语气有关⑦。

至于先后的“先₁”,按照文献一般的看法,它是一个副词,作为修饰谓语的后置状语,处于动词短语的层面⑧。跟“先₂”比较,“先₁”位于句法层次较低的位置,涵盖的范围只在动词短

语之内,表达谓语时间、次序的先后。

第一类句末助词的句法位置比第二类句末助词为低,但比状语为高,应该夹在状语和第二类句末助词之间。

粤语有“先₁”和“先₂”的句子可以用以下简单的树形图来表示,这个树形图正好反映了粤语的词序:“……先₁ + 第一类句末助词 + 先₂”,其中第一类句末助词可有可无。如果没有,“先₁”和“先₂”连用(如前述例子(62));如果有的话,它可以显示为“未”(如前述例子(63))。



5. 结语

本文从句法学的角度探讨粤语加强语气的“先”的语法特点,并且提出证据支持句末助词的分析。加强语气的“先”的出现条件主要有两个:只出现在疑问句(特指、选择和反复问句)里,只出现在母句里。我们认为加强语气的“先”属于第二类句末助词,因此不能跟任何第二类句末助词连用,也不能出现在任何嵌套小句里。此外,表示先后的“先”和加强语气的“先”在句法上并不一样,前者属于副词/后置状语,后者属于句末助词。

我们希望本文的发现对粤语“先”有更深入的认识,也希望通过粤语“先”的分析对南方方言所谓“后置”现象有新的启示。

附注

① 本文所讨论的粤语例句来自香港粤语。为了行文简洁,“香港粤语”在本文简称为“粤语”。本文所用的粤语标音为宽式的国际音标。

② 有关粤语“先”的综合描述,可以参看郑定欧(1990)、麦耘(1993)、李新魁等(1995)等介绍。

③ 这个看法也见于李新魁等(1995:500-502)。

④ 事实上,疑问句的“先”往往有歧义。比如说,(3)既可以表示“到底谁去”,又可以表示“谁先去”。至于(2)的“先”只能理解为加强语气的“先”,主要跟谓语的性质有关,详见下文的讨论。

⑤ 所谓“莫拉”是指韵律时间的最小单位,是韵律音系学(prosodic phonology)的一个术语。简单来讲,一个短元音只有一个莫拉,一个短元音加上一个辅音韵尾或者一个长元音有两个莫拉。

⑥ 感谢《中国语文》审稿人提出(67),引起笔者对这个问题的注意。

⑦ 跟普通话一样,粤语有“到底”一词,并且可以跟“先₂”一起出现,例如“到底边个去先”(到底谁去)。由于篇幅关系,本文暂时不处理粤语“先”和“到底”之间的关系。有关普通话“到底”的句法特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详见 Kuo(1997)和 Huang and Ochi(2004)的讨论。

⑧ 粤语状语后置的现象或许是由于粤语谓语前移的结果(邓思颖,2003)。

参考文献

蔡建华 1995 《广州话动词后的“先”》,郑定欧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二)》,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曹志耘 2002 《东南方言里动词的后置成分》,潘悟云编《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

邓思颖 2002 《粤语句末助词的不对称分布》,《中国语文研究》第14期,香港。

———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新魁等 1995 《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 陆镜光 2002 《广州话句末的话语标记“先”的话语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期。
- 麦耘 1993 《广州话“先”的再分析》，郑定欧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 张洪年 1972 《香港粤语语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学。
- 张双庆 1997 《香港粤语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编《动词谓语句》，暨南大学出版社。
- 郑定欧 1990 《粤语“先”分析》，詹伯慧编《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 1997 《香港粤语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Huang, C.-T. James(黄正德) and Masao Ochi 2004 Syntax of the hell: Two types of dependencies.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North-Eastern Linguistics Society Conference.*
- Kuo, Chin-man(郭进旺) 199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aodi* and *wh*-phrases in Mandarin Chinese. M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Tang, Sze-Wing(邓思颖) 1998 *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Yip, Moira 1992 Prosodic morphology in four Chinese dialect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 1-35.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评奖委员会 2006 年度评奖工作即将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评奖委员会自1986年起每两年评选一次,于双数年份举行。奖金暂定为特等奖4000元,一等奖2000元,二等奖1000元。2006年度评奖工作安排如下:自2006年6月1日起,到8月31日止(以邮戳为准),接受专家推荐书;2006年10月宣布评奖结果。被推荐人在其著作发表时应不超过45周岁。著者不止一人时,每位著者的年龄均不得超过45周岁。参加评选的论著必须是在2001年1月1日以后发表的。评奖委员会只接受专家推荐的论著,不接受著者本人的申请。每项参评论著需要两位专家推荐,评奖委员会委员不得作为推荐专家。参评专著一次以一部为限,并附详细提要;参评论文一次应不超过两种。专著和论文请送一式五份。评审完毕后论文和未获奖专著全数退还,得奖专著留存一份不退。本会备有评奖章程,需要者可函索。另有专家推荐书供有关专家函索。

联系人:白长茂

联系电话:(010)65125808

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研处

邮政编码: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评奖委员会

ZHONGGUO YUWEN

CHINESE LANGUAGE

May, 2006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LI Yafei, On the analytical vs. synthetic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thodology in linguistic research, noting that “divide-and-conquer”, though a fruitful and arguably necessary approach to complex problems due to its ability to produce accuracy and detail, is also the culprit for many theoretical debates that are unnecessarily time- and resource-consuming. Via two specific examples, the debates on the syntax-morphology interface and the nature of temporal iconicity, it argues that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field for the researchers to be truly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ivide-and-conquer method. It shows that apparently opposing views may in fact b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best solution to a long-lasting controversy may simply lie in combining the valid elements of both sides.

Key words: analytical vs. synthetic, syntax-morphology interface, temporal iconicity, causative, lexicalist, formal and functional linguistics, resultativ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YANG Shusen,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omatopoeias and exclama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omatopoeias and exclamation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lexical meanings, parts of speech, grammatical functions, expressiveness, situations of use and pronunciation features. It is argued that onomatopoeias are content words whereas exclamations are functional.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with Professor XING Fuyi on his “Inner consistency of onomatopes”, emphasizing theoretical self-consistency in linguistic research.

Key words: onomatopoeias, exclamations, onomatopes, difference, theoretical self-consistency.

CHU Zexiang, The word-class status of words of place in Chinese and it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It has been controversial among Chinese linguists whether words of place (WOPs) in Chinese should be treated as a part of speech (POS). Based on the syntactic criteria for differentiating WOPs from nou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necessity to regard WOPs as a separate POS from a diachronic-typological perspective. As a result of substantive words division prior to the Qin Dynasty, WOPs broke away from nouns as a separate POS in the Western Han period, when locative words developed rapidly. Using WOPs as a typological parameter, world langu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WOP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and Ewe, and WOP-less languages like English and Ika.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in diachronic studies of Chinese grammar clos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ubstantive words.

Key words: words of place, position in word classes, typology, diachronic

Sze-Wing TANG,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sin* (先) in Cantonese interrogatives

This paper discusses various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the particle *sin* in Cantonese interrogatives through a syntactic approach and proposes that *sin* is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conveying mood. It is argued that this particle is a type II sentence-final particle, occurring in the matrix clause of interrogatives, whose distributio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dverb *sin* (先) ‘first’ that is related to time and order, although they are apparently homonyms.

Key words: *sin*,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nterrogative, adverb, syntax, Cantonese

MENG Pengsheng, An interpretation of some phonetically borrowing characters in Chinese classic texts

In Chinese classic texts, i. e. traditional heritage and recent excavations, there are a lot of phonetically borrowing characters that have not been accounted for before. Some of them have even been mistaken for generations, bringing great inconvenience to readers today. Through their pronunciations, this paper seeks and explains the meanings of 19 phonetically borrowing characters that have never been explained or only been explained inadequately.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both readers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lassic texts and dictionary compile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onetically borrowing characters.

Key words: classic Chinese semantics, seeking meaning through pronunciation, phonetically borrowing character, interpretation

ZHAO To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alternation between characters of Middle Chinese velar initials and labial initials in the excavated Chu documen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lternation between characters which were velar initials and labial initials respectively in Middle Chinese is found in excavated Chu documents of the Warring State Period, which indicates that labialized velar initials became labial initials when followed by back vowels in ancient Chu dialect sometime approximately between the seventh to the fifth centuries BC.

Key words: excavated documents, ancient Chu dialect, labialized velar, sound change

SU Peicheng, Mor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ized Chinese Character List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re the following points: 1. Characters used only in the ancient literary Chinese are to be excluded in The Standardized Chinese Character List. 2. The range of analogized simplification should be the range of The Standardized Chinese Character List. 3. It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possible to make a total change of the cases of "one simplified form, multiple complex forms" into a unified rule of "one simplified form, one complex form". 4. New-print types should be employed in the use of the original complex forms.

Key words: Standardized Chinese Character, common characters, interchangeable characters, rare characters, variant form of characters, original complex forms and simplified forms of characters, new and archaic character forms

SU Xinchun, LIN Jinzhan, A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counts of Putonghua syllabl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s among syllables: A case study of the phonetic notation material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现代汉语词典》)

The phonetic notations of the entry character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constitute a collection of valuable materials reflecting the real pronunciation of today's Chinese,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mmarizing the syllabic system of Putonghua. This paper provides statistics of syllables with and without tones in the phonetic notations of single-character entries to display Putonghua's syllabic system and describe the average count, maximum count, and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mong syllable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three principles in summarizing Putonghua's syllabic system from the phonetic notation materials of the dictionary: 1) Sticking to synchronic research based on the segmentat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2) Reflecting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being autonomous, static and systematic as a syllabic system; 3) Displaying the matching laws of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Key word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Putonghua syllable, cou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one syllable